

悲 慘 世 界

(中)

Les
Misérables



(法) 维克多·雨果 著
李玉民 译

VICTOR HUGO WORKS

经 典 插 图 版

漓江出版社

第二部 珂赛特



目录(中)

- 515 第六卷 小皮克普斯
544 第七卷 题外话
557 第八卷 墓地来者不拒

第三部 马吕斯

- 617 第一卷 从其原子看巴黎
642 第二卷 大绅士
653 第三卷 外祖和外孙
695 第四卷 ABC 朋友会
732 第五卷 苦难的妙处
754 第六卷 双星会
772 第七卷 咪老板
781 第八卷 坏穷人

第四部 普吕梅街牧歌和圣德尼街史诗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|---------|
| 889 | 第一卷 | 几页历史 |
| 930 | 第二卷 | 爱波妮 |
| 951 | 第三卷 | 普吕梅街的宅院 |
| 987 | 第四卷 | 人助也许是天助 |
| 999 | 第五卷 | 结局不像开端 |
| 1018 | 第六卷 | 小伽弗洛什 |

第六卷 小皮克普斯

一 皮克普斯小街 62 号

皮克普斯小街 62 号那道大车门,在半个世纪前再普通不过了。平日,那道门总是半掩着,特别引人注目,只见里边呈现两样不算十分惨不忍睹的景物:一座围墙爬满青藤的院落,一张闲溜达的门房的面孔,对面的墙头探出几棵大树。每当一束阳光给院子带来欢快的气氛,每当一杯酒给门房增添欢喜的神气,那么,从皮克普斯小街 62 号门前经过的人,就很难不受感染,不带走一分愉快的心情。然而,那地方看上去相当凄黯。

门扇咧开微笑,而楼房却在祈祷并哭泣。

假如我们能通过门房那一关,——那绝非易事,几乎没人办得到,因为,必须知道“芝麻,开门!”那样一句咒语才行;假如过了门房那一关,再走进右首的一个小门厅,就看见两堵墙之间只能容一人通过的窄楼梯;假如我们没让墙上的鹅黄色和沿楼梯墙脚的巧克力色吓住,壮着胆子登上楼梯的一层平台,再登上二层平台,就到达二楼的楼道,发现墙上的鹅黄色和墙脚的巧克力色紧追不舍,悄悄跟上了二楼,而光线从两扇美丽的窗户透进来,照亮了楼梯和楼道。不过,楼道拐了个弯就昏暗了。假如我们也拐过弯,再往前走几步,便到了一扇门前,见它没有关闭而尤觉神秘。推门进去,是一间小屋,约六尺见方,方瓷砖地擦洗过,墙上糊了十五苏一卷的小绿花南京壁纸,有特殊含义加注比较好,整个屋子显得洁净而清

冷。一大扇小格玻璃窗占了整个左首一面墙，透进暗淡的白光。扫视周围，不见一人；侧耳细听，毫无动静，既听不见脚步，也听不见人语。墙壁光秃秃的，房间没有家具，连一把椅子也没有。

再仔细瞧瞧，就会看见房门对面的墙上有个一尺见方的洞，洞口安装了铁网，牢固的黑铁条交叉打结，构成小方孔，而方孔的对角可以说不到一寸半。南京壁纸的小绿花平静而整齐，一直排列到铁网，并不因为接触阴森可怖的东西就惊慌失措，四处逃散。一个腰身多么纤细的人，若想从小方洞出入也不可能；那铁网不会放过躯体，只能放过眼睛，也就是说放过精神。这一点似乎早就有人想到，因此铁网靠里一点的墙洞里，还镶嵌了一块白铁皮，白铁皮上有无数小孔，比漏勺眼还小。铁皮下方开了一个长口，跟信箱口一样。还有一根铃绳带子，从铁网右边洞里垂下来。

如果你拉一拉那条带子，就会丁当响起铃声，还会听见一个人的声音，近在咫尺，能吓你一哆嗦。

“谁呀？”那声音问道。

那是一个女子的声音，十分轻柔，轻柔得有点悲切了。

到了这一步，还有一句咒语必须掌握。如果不知道，那声音就沉默了，墙壁重新哑，就好像坟墓里的黑暗愕然噤声一样。

假如你知道那句咒语，那声音就会应道：

“请从右边进来。”

右边正好对着窗户，你会看到一扇漆成灰色的玻璃门，门上还镶了一个玻璃框。你拉起门闩，跨进门去，当即产生的感觉，完全像到了剧院，在铁栏还未放下、吊灯还未点亮的时候进入池座包厢。所到之处，的确像剧院的包厢，只从玻璃门透进一点微光，里面很狭窄，有两把旧椅子、一块散了的草垫，正面齐肘高处挂着一块黑色木板，真像名副其实的包厢。这包厢也有栏杆，但不是歌剧院的那种漆金木栅栏，而是一排奇形怪状、铁条错乱的铁栏，而嵌在墙中的樁头就跟拳头一样。

过了几分钟，眼睛开始适应这种地窖的昏暗，目光就要越过栏杆了，但也只能看到栏杆以外的六寸远。视线到那里，又遇到一道黑色窗板；窗

板由果酱面包色横木加固，是几条能开合的长薄板片儿连成的，遮住整个铁栏，而且始终紧闭着。

过了一会儿，你会听见窗板里面有声音叫你，并对你说：

“我在这里。您找我有什么事儿？”

那是一个亲爱的声音，有时是一个被爱慕的声音。但是你看不见人，几乎听不见气息，仿佛是幽灵隔着墓壁同你说话。

假如你符合某些必备的条件——这种情况极少见，那么，窗板的一个窄木条就会在你面前打开，幽灵便显形了。你会隔着铁栏和窗板，勉强看见一个人头的嘴和下颏，其余部位则由黑纱遮住。那块黑色头巾、盖着黑色裹尸布的模糊形体，只是隐约可见。那个人头对你说话，但是不看你，也绝不冲你笑一笑。

光从你背后照过来，这样，你看她光亮，她看你黑暗。这种光照具有象征意义。

这工夫，你的眼睛通过这条开口，极力搜索这个完全避人耳目的地方。幽深的空间笼罩着那个服丧的形体。你的眼睛探索那空间，想分辨那形体的周围。不久你就会明白，你什么也瞧不见。你只看到黑夜、空蒙、幽暗，只看到掺杂墓气的冬雾，那是一种骇人的静谧、一种沉寂，绝无声息，连叹息都没有的沉寂，那是一片阴影，是什么也分辨不清，连鬼魂也不清的阴影。

你所见到的，是一座修道院的内幕。

这就是这座阴森肃穆的楼房的内幕，当时称为永敬圣贝尔纳会修女院。你所在的包厢，就是接待室。头一个同你讲话的声音，是联络修女，她一直坐在墙里边，一动不动，一声不吭，对着有铁网和千孔板双重保护的方洞。

带铁栏的修室之所以昏暗，是因为接待室有一扇窗户通尘世，靠修院一侧却没有窗户。绝不能让世俗的眼睛窥探这圣洁之地。

然而，这种幽暗之外，仍有光荣；这种死寂中，仍有生意。尽管这座修院壁垒森严，非别个修院可比，我们仍要进去，并带读者进去瞧瞧，还要讲讲别人从未见过，因此也从未叙述过的故事，当然我们不会忘记分寸。

二 马尔丹·维尔加分支

这座修院到 1824 年,在皮克普斯小街存在已经有年头了,是马尔丹·维尔加分支的圣贝尔纳会一座修女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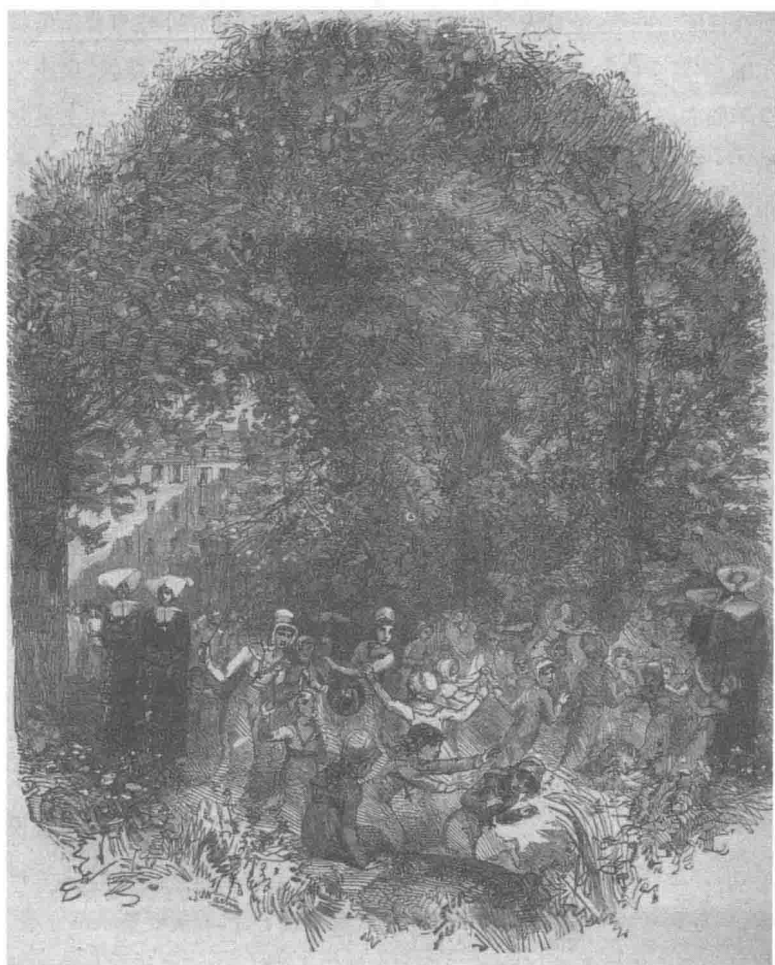
因此,这些圣贝尔纳会修女与本会的修士不同,并不属于克莱尔伏,而像本笃会修士那样属于锡托。换句话说,她们并不隶属于圣贝尔纳,而隶属于圣伯努瓦。

稍微翻过书的人都知道,马尔丹·维尔加于 1425 年创建一个圣贝尔纳-本笃修女会,总会设在萨拉曼卡,分会设在阿尔卡拉。

这个修会的分支发展到欧洲所有天主教国家。

一个修会嫁接到另一个修会上,在拉丁教会中并不罕见。就拿这里所谈的圣伯努瓦创建的修会而言,分支除了马尔丹·维尔加一系,有四个修会团体:意大利有两个,卡辛山和帕多瓦的圣朱丝丁;法国有两个,克吕尼和圣摩尔。还有九种修会:瓦隆布罗萨、格拉蒙、则肋斯定会、圣罗米阿尔会、查尔特勒会、受辱修会、橄榄山会、西尔维斯特会,以及锡托修会;须知锡托修会虽然是另外一些修会的主干,对于圣伯努瓦来说却是分支的分支了。锡托修会始于圣罗伯尔,在 1098 年,他在朗格尔主教区任摩莱姆修院院长。而魔鬼是在 529 年被逐出阿波罗古庙,退隐在苏比亚哥沙漠(他老了,难道他当了隐士);当初,他正是通过十七岁的圣伯努瓦住进古庙里的。

加尔默罗会修女要赤脚走路,胸前挂一根柳枝,绝不能坐下,除了她们的教规,最严的要算马尔丹·维尔加的圣贝尔纳-本笃修女会的教规了。她们穿一身黑色修袍,并按照圣伯努瓦的特殊规定,头巾要一直包住下颔儿。一件宽袖哗叽修女袍,一条毛纺的大面罩,要包住下颔儿,在胸前折得方方正正的头巾,一直压到眼睛的扎额巾,这就是她们的装束。除了扎额巾是白色的,其余的清一色黑色。初学修女同样装束,但是全身白色。已经发愿的修女,侧身则挂着一串念珠。



圣贝尔纳-本笃会修女

马尔丹·维尔加的圣贝尔纳-本笃会修女,同所谓圣事嬷嬷的本笃会修女一样,都躬行永敬规训。本世纪初,本笃会在巴黎有两所修女院:一所在神庙,一所在圣日内维埃芙新街。不过,我们所讲的小皮克普斯圣贝尔纳-本笃会修女,和圣日内维埃芙新街与神庙的所谓圣事嬷嬷,属于完全不同的修会。教规有许多不同,服饰也不一样。小皮克普斯的圣贝尔纳-本笃会修女戴黑头巾,而圣事嬷嬷和圣日内维埃芙新街的修女戴白头巾,胸前还佩带银质镀金或铜质镀金的三寸来高的圣体像,小皮克普斯的修女从不佩带圣体像。小皮克普斯和神庙两座修女院都躬行永敬规训,但绝不能因此把两者混为一谈。圣事嬷嬷和马尔丹·维尔加派的圣贝尔纳会修女,奉行这种规训仅仅貌似而已,正如在研究和颂扬有关耶稣-基督的童年、生活和死亡,以及有关圣母的所有神迹方面,菲力普·德·内里在佛罗伦萨创建的意大利经院和皮埃尔·德·贝吕埃勒在巴黎创建的法兰西经院,虽然有相似之处,但是两个会派截然不同,有时甚至相互敌对。巴黎的经院以老大自居;菲力普·德·内里不过是个圣徒,而贝吕埃勒则是红衣主教。

扯回话题,再来看看马尔丹·维尔加派的西班牙式严厉教规。

这一派系的圣贝尔纳-本笃会修女终年素餐,在封斋节和为她们特定的日子还要斋戒,夜晚睡一觉就得起来;从凌晨一点至三点,要念日课经,唱晨经;一年四季睡在草垫上,铺盖全是哗叽布单,从来不洗澡,也从来不生火,每星期五受苦鞭,要遵守沉默不语的条规,只能在课间休息时说说话,而休息时间又很短;每年从9月14日圣十字架瞻礼节,穿上粗毛呢衬衣,一直到复活节脱下,穿六个月还是从权减短了,按戒规要整年都穿着,可是到了炎热的夏天,那种粗毛呢衬衣焐得人受不了,常常引起热症和神经性痉挛。因此必须缩短穿戴的时间。即使这样照顾,到了9月14日,修女们穿上粗毛呢衬衣,总要有三四天发烧。顺从、清苦、贞洁、安心待在修院,这就是她们的誓愿,却由教规大大地加重了。

院长任期三年,由有发言权的“参事嬷嬷”推举产生。院长只能再连任两届,因此,一个院长任期最长为九年。

她们从来看不见主祭神甫，中间总用一道七尺高的哗叽帘子隔开。宣道师来到小教堂讲经的时候，她们就放下面纱遮住面孔。她们说话必须小声，走路必须低头，眼睛看地面。只有一个男人可以出入这座修院，那就是本教区的大主教。

修道院里当然还有一个男人，那就是园丁，但必须是个老年人，以便他始终独自一个住在园子里，膝上还挂个铃铛，好让修女闻声回避。

她们绝对服从院长。那正是按照教规，完全忘我的驯顺。如同听到基督的声音，一看到手势和示意，立即奉命，表现出欣悦、坚定，盲目地顺从，好似工人手中的锉刀，而且未经特殊准许，不能阅读也不能写任何文字。

修女要轮流做她们所称的“大赎罪”。大赎罪就是祈祷赦免世人一切罪孽、一切过失、一切放荡行为、一切暴行、一切不义之举、一切罪恶。进行“大赎罪”的修女，要一连十二小时，从傍晚四点到凌晨四点，或者从凌晨四点到傍晚四点，对着圣体像跪在石板上，合拢手掌，颈上吊着一根绳子。她累得实在支持不住的时候，就脸朝下趴在地上，双臂伸开，同身体构成十字。这是唯一的放松。她以这种姿势为全宇宙的罪人祈祷。这种行为伟大到了崇高的程度。

这种祈祷始终对着顶端有一支蜡烛的柱子，因此“大赎罪”和“缚柱子”两种说法混同。而修女们出于卑躬心理，更喜欢后一种说法，认为其中包含受刑和受辱的意义。

进行“大赎罪”，必须全身心贯注，跪柱子的修女，身后即使落下响雷，也不能回头瞧一瞧。

再者，圣体像前总跪着一名修女，每班一小时，就像士兵换岗一样。这就是所谓的永敬。

院长和嬷嬷所起的名称，几乎都有重大的含义，并不是令人联想起圣徒和殉道士，而是特指耶稣基督一生的阶段，如圣诞嬷嬷、圣孕嬷嬷、献堂嬷嬷、受难嬷嬷。不过，也可以袭用圣徒的名字。

外人见她们，只能看见一张嘴。她们的牙齿全是黄的。这座修院从

未见过一把牙刷。刷牙在罪梯的顶端,而底部就是断送灵魂。

她们讲什么东西都不说“我的”。她们一无所有,也不应当留恋任何东西。无论什么她们都说“我们的”,例如说我们的面兜、我们的念珠;就是提起自己的衬衫,也说“我们的衬衫”。有时候,她们喜爱上某样小物品,如一本日课经、一件圣物、一枚祝福过的纪念章;可是,她们一发觉自己开始珍视这一物品,就必须送给别人。她们念念不忘圣泰蕾丝说的一段话:一位贵妇请求入她的修会时说:“我的嬷嬷,我非常珍视一本《圣经》,请允许我派人去取来。”她回答说:“哦!您还有舍不得的东西!既然如此,您就不要进入我们的修会了。”

任何人都不得准关起门来,不准有“自己的家”、“自己的房间”。她们住的修女室总开着门。她们见面时,一个说:“愿祭台的最崇高的圣体受到歌颂和崇拜!”另一个就回答:“永远如此。”敲别人房门时也是同样仪式。手指刚刚碰一下门,就能听见屋里轻柔的声音急忙说出:“永远如此!”就像所有宗教仪式那样,这种仪式习以为常,也变成一种机械行为;有时,未待对方说完“愿祭台的最崇高的圣体受到歌颂和崇拜”这句稍长的话,这边已经脱口说出:“永远如此!”

朝拜圣母会的修女,进屋的一个说“圣母经”,屋里的那个就说“雅哉圣宠”。这种问候的方式,的确够“雅哉圣宠”的。

每到整点,这所修院礼拜堂的钟要多敲三下。听到这种信号,院长、参事嬷嬷、发愿修女、杂务修女、初学生、备修生,全都中断自己所说、所做和所想的事,一齐说道颂词。例如敲五点钟,就一齐说道:“五点钟,以及每时每刻,愿祭台的最崇高的圣体受到歌颂和崇拜!”如果敲八点钟,就说:“八点钟,以及每时每刻……”依此类推,随钟点不同而稍变。

这种礼俗旨在打断人的思路,随时将人的思想引向上帝。许多修会都有这种礼俗,只是套语各异。例如,在圣婴耶稣会,修者就说:“在此时,以及每时每刻,愿对耶稣的爱燃烧我们的心!”

五十年前,小皮克普斯的马尔丹·维尔加派系圣贝尔纳-本笃会修女,都以纯粹素歌的低沉声调唱圣歌,自始至终都以饱满的嗓音歌唱。凡

是唱到弥撒经上有星号的地方，她们就停顿一下，低声念道：“耶稣——玛利亚——约瑟夫”。在追思祭礼上，她们的声调极低，降到女声再也降不下去的音域，那效果的确悲惨感人。

小皮克普斯修院在主祭坛下面造了地下室，以便安葬本院的修女。然而“政府”，照她们的说法，不准许将棺木放在地下室。这样，她们死后还得离开修道院，为此又痛心又惊愕，认为这违反天理。

不过聊以自慰的是，她们死后可以在特定时间，埋葬在伏吉拉尔公墓的特定地点：那一角墓地原就属于这所修院的。

星期四同星期日一样，她们要做大弥撒、晚祷和全部日课。此外，她们还恪守所有小节日的规定。教会大量确定的那些小节日鲜为人知，从前在法国盛行，如今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仍盛行不衰。她们在礼拜堂的祈祷数不胜数。我们只要引用修女的一句天真的话，就能极好地说明她们祈祷的次数和时间。那位修女说：“备修生的祈祷多得吓人，初修生的祈祷多得吓坏人，发愿修女的祈祷多得吓死人。”

修道院每周召开一次全体会议，由院长主持，参事嬷嬷都参加。修女依次跪在石地上，当众高声交代她在这周所犯的大小过失。参事嬷嬷听完一名修女的忏悔，便商议一下，再高声宣布给予的惩处。

稍微严重的过失才高声忏悔，此外，她们所犯的轻过，要行所谓伏罪礼，行伏罪礼，就是在做日课的时候，五体投地，匍匐在院长面前，直到她们只称为“我们的嬷嬷”的院长示意，在祷告席的木头上轻轻敲一下，那修女才能起来。为了极小的事也要行伏罪礼，如打破一只玻璃杯、撕破一块面纱、该做日课时不觉迟到几秒钟、在礼拜堂里唱错了一个音，等等，就足以让人们行伏罪礼。行伏罪礼完全是自发的行为，是罪人——从词源学上讲，此处用这个词正合适——自我审判、自我惩罚的。每逢节日和礼拜天，唱经台上四个乐谱架前，有四位唱经嬷嬷随着日课唱圣诗。有一天，一位嬷嬷唱圣诗时，本应以“看呀”起始，却大声唱出“1、7、5”三个音符，为了这一疏忽，她的伏罪礼持续了整个一场日课；这引起全场大笑，因而过错尤为严重。

一位修女被召到接待室,即使是院长,也要放下面罩,我们还记得,只能露出一张嘴。

唯独院长能同外界打交道。其他人只能见见最近的家人,而且见面的机会很少。万一有人求见当初在社交中认识或喜欢的一位修女,那就必须经过一系列交涉。求见者若是女子,那么有时还可能允许;修女前来,隔着窗板同来访者说话;只有母女或姊妹相见,窗板才打开。自不待言,男人求见一概拒绝。

这就是圣伯努瓦定下的教规,由马尔丹·维尔加改得更加严厉。

这里的修女了无乐趣,脸色也不像其他修会的姑娘那样红润鲜艳。她们脸色苍白,神态沉肃。从1825年至1830年,有三名修女疯了。

三 严厉

备修至少得两年,往往要四年;初修也要有四年。二十三岁之前发愿终身修道的极为罕见。马尔丹·维尔加派系圣贝尔纳-本笃会修院绝不接收寡妇入会。

她们在修室中的苦行种类繁多,难以名状,而且绝不能对外人讲。

一名初修生发愿的日子,大家要给她盛装打扮,给她戴上白玫瑰花,给她做头发,做成光滑的卷发。然后,她跪伏在地,身上盖一大幅黑布,大家唱起悼亡曲,举行追思祭礼。修女分成两列,一列从她身边走过,以哀怨的声调说:“我们的姊妹死了。”另一行则以洪亮的声音回答:“但活在耶稣基督的心中!”

在本书所讲的故事发生的年代,有一所寄宿学校附属于这座修院,学员全是大家闺秀,多为有钱人家,其中有德·圣奥莱尔小姐、德·贝利桑小姐,还有一个英国姑娘,名叫德·托尔伯特,是天主教中的名门大姓。这些少女圈在四堵墙里,接受修女的教育,在憎恶人世和这个世纪中成长。有一天,她们当中一个人对我们这样说:“我一见街道的石块路面,就从头到脚战栗。”她们身穿蓝衣裙,头戴白帽,胸前佩带一枚银质镀金

或铜质的圣灵章。每逢重大的节日,尤其是圣玛尔特节,特许她们一整天穿上修女服,按照圣伯努瓦的规定做弥撒,使她们乐不可支。当初,修女常把自己的黑道袍借给她们穿。后来院长明令禁止,认为这有亵圣服,只有初修生还可以借着穿一穿。在修院里,这种试装无疑得到容忍和鼓励,暗暗符合劝人入教的精神,让这些孩子事先品味一下圣衣,而值得注意的是,寄宿生还真把这当成一件快事,当成一种消遣。她们不过觉得好玩而已。“这是新鲜玩意儿,让她们改变一下。”真是孩子的天真理由,不足以让我们这些世俗之人明白,手拿圣水洒,站在乐谱架前一连高唱几小时,究竟有什么乐趣。

除了苦行,她们大致能遵守修院的所有教规。有一位少妇还俗结婚数年之后,还未能摆脱修院的一些习惯,每次听见敲门就脱口说一句:“永远如此!”寄宿生同修女一样,只能在接待室同家人见面,甚至她们的母亲也不准拥抱她们,可见戒规严厉到何等程度。有一天,一位少女同来探望的母亲见面,很想亲亲带来的三岁小妹妹,未能获准而哭泣。就是不准。她请求至少让妹妹把小手伸进铁栏给她亲一下,这也遭到拒绝,几乎遭到愤怒的拒绝。

四 乐事

尽管如此,这些少女还是使这所肃穆的修院充满美好的记忆。

有些时刻,这所修院也散发出童稚之气。休息的钟声一响,园门就大敞四开。鸟儿叽喳说道:“嘿!孩子们来啦!”一群姑娘随即蜂拥而入,挤进像险单一样被一座十字形建筑切开的园子。那一张张焕发青春的面孔、一个个白皙的额头、一双双喜气洋洋的天真的眼睛,好似一朵朵朝霞,在这黑暗中散发开来。继唱圣诗声、钟声、铃声、丧钟声、祈祷声之后,突然响起小姑娘的喧闹声,听起来比蜜蜂的嗡鸣还悦耳。欢乐的蜂巢开放了,每个都带来一份蜜。有的嬉戏,有的相互召唤,有的扎堆儿,有的奔跑,有的在角落里叽喳说话,露出美丽的小白牙。那些面罩远远地监视这

些嬉笑，黑暗窥视着光彩，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！她们照样兴高采烈，照样欢声笑语。那四堵阴森森的围墙也有陶醉的时刻，目睹蜂群纷飞的美妙景象，受到欢天喜地的情绪的感染，也隐隐变白，喜形于色了。这情景就像一场玫瑰雨洒在这种悲哀的氛围中。小姑娘在修女的注视下疯玩疯跑，严厉的目光并不妨碍天真的性情。幸而有些孩子，在连续严峻肃杀的时辰里，还有天真的时刻。小姑娘蹦蹦跳跳，大姑娘翩翩起舞。在这所修院里，游戏有蓝天的参与。这些欢快而纯洁的灵魂，真是无比可爱，无比庄严。荷马在世，一定会来这里同佩罗一起欢笑：这黑乎乎的庭园里有青春，有健康，有欢声笑语，有冒失憨态，有欢乐幸福，足令老妪眉头舒展，所有老妪，无论是史诗中还是童话里的，无论是王座上还是茅舍中的，从赫卡柏到老奶奶，都会眉头舒展。

这所修院里讲的“孩子话”，也许比任何地方都多。孩子话总是那么美妙，令人发笑而又深长思之。在这四面阴森森的墙壁中，有一天，一个五岁的孩子就这样嚷道：“嬷嬷呀！一个大姐姐刚才告诉我，我在这里待的时间只剩下九年零八个月了，多叫人高兴呀！”

下面这段难忘的对话，也是在这里进行的。

一位参事嬷嬷：“你为什么哭呀，我的孩子？”

孩子（六岁）抽抽搭搭地说：“我对阿莉克丝说我知道法兰西历史。她对我说我不知道，可是我知道。”

阿莉克丝（大孩子，九岁）：“不对，她不知道。”

嬷嬷：“是怎么回事儿呢，我的孩子？”

阿莉克丝：“她跟我说，随便翻开书，向她提那上面一个问题，她就能答上来。”

“问了怎么样呢？”

“她没有答上来。”

“哦。你问她什么啦？”

“我照她说的随便翻开书，看到一个问题就向她提出来。”

“什么问题？”

“那问题是：后来发生了什么情况？”

一个靠年息生活的太太的女儿有点贪吃，也是在这里得到这样深刻的评价。

“她真可爱！她爱吃面包片上面抹的果酱，就跟大人一样！”

在这所修院的石板地上，拾到一份忏悔词，是一个七岁犯罪的女孩怕忘记事先写的。

“主啊，我控告自己吝啬。

“主啊，我控告自己淫乱。

“主啊，我控告自己抬起过眼睛瞧男人。”

下面这则童话，是一个嘴唇红润的六岁女孩在园中草坪上编造的，讲给四五岁的蓝眼睛听。

“从前有三只小公鸡，住的地方开着许多花。他们采了花，放进衣兜里。然后又采了叶子，放进他们的玩具里。那地方有一只狼，还有不少树林。狼在树林里，吃了那些小公鸡。”

还有这样一首诗：

从哪儿打来一棒子。

是波利希奈勒打猫的。

猫挨打只疼不好受，

一位太太就把他投入狱。

有一个遭遗弃的女孩，由这所修院发慈悲收养，她讲了一句又美妙又恼人的话。她听见别人谈论自己的母亲，就在角落里咕哝一句：

“我呀，出生的时候，我妈不在身边！”

修院有个跑外的胖修女，名叫阿加德，她经常带着一大串钥匙，在楼道里往来匆匆。那些“大大姑娘”，即十岁以上的，都叫她“阿加多钥匙”。

食堂是个长方形的大厅，仅从与园子成水平的圆拱回廊透进点阳光，因而又昏暗又潮湿，拿孩子们的话说，到处是昆虫。周围每一处都能提供